

保存檔案不外借

弘誓

一九九三年二月創刊·一九九五年十月出刊·第十七期

保存檔案不外借



中秋節前夕研究部全體學員陪同繼如法師向印順導師禮座

保存檔案不外借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

弘誓
17

目錄

2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第三期刊學典禮 院長 ^上 性 ^下 廣法師及首座法師 ^上 昭 ^下 慧法師致詞
6	「大我」與「無我」 / 昭慧法師 /
7	書院院訓與學問？ / 昭慧法師 /
13	從生活體驗管窺般若生活 / 何荷華 /
17	如果論法是一種理想 / 黃森秋 /
18	院遊紀實
19	院刊徵信、律林萬壽 / 聖融 /
20	法界出版社出版在日誌
22	源刊徵信

法界啓事

新書介紹

佛教倫理學

/ 昭慧法師著

法界出版社出版

平裝 280 頁 售價 300 元正

作者將一般倫理學探討的所有哲學性議題，一一提出相對應的「佛教觀點」，並將「佛教倫理學」這門哲學專科與建立體系化學說，由基本原理、實踐意義與當代意義，一一解析，另地卓然，足證佛家智慧，亘古猶新。

《出家人的戒律生活—聲聞律之羯磨法》作為一個出家眾，由「戒律莊嚴」的自我期許中，破除不如法的癡癡，在佛法中受大利益，持戒時得清淨。本錄音帶供僧眾、各寺院、圖書館、佛學院索取，歡迎來函附上詳細地址即寄。（本錄音帶由各界發心護持共製三寶，因數量不多，以結緣完為止。）

誠徵

佛學院秘書一員。女性未婚，專上程度，廿五至卅五歲，對佛教佛教教育、文化事業，有熱忱及使命感，具文教行政企劃及組織經驗。有意者請將履歷表逕寄台北市八德路三段一九九巷一弄十二號秘書處。

昭慧法師今年結夏時於接天寺演講授課，內容有《出家人的生活》、《民主開會的意義》、《男女僧眾互動的關係》、《出家人的戒律生活—聲聞律之羯磨法》本社恭製成錄音帶一套兩盒共十六卷，結緣價 1000 元。歡迎護法大眾訂購。結緣國內外各寺院、圖書館、佛學院，本社將依您的指定寄達。其他文字出版品及聲音出版品，請參閱本通訊目錄，並歡迎翻撥採購。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第三期刊學典禮——

院長^上性^下廣法師及首座法師^上昭^下慧法師致詞許蘭梅 / 李敏
編 黃 / 整理

院長致詞：

首座法師- 昭慧法師、悟殷法師，許祥主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今天是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第三期刊學典禮，在此簡單介紹。弘誓學院自七、八年前開始借來基礎教育，服膺印順導師思想，及得到首座法師- 昭慧法師引導及教授，受益良多。兩三年前，昭慧法師與一些僧眾學生想更进一步地深入經藏研究，非常希望弘誓學院能開設僧眾研究教育，故以此因緣而始創研究教育。

佛教界目前辦理推廣教育者甚多，我們體會到的是，一般僧眾研究三、四年的基礎佛學之後回到常住，常住是延續法身慧命之處，理應回饋亦警發心；但是同學一回常住，可能為繁瑣的雜務所纏，而無法進修，以目前社會科技進展的速度，同學很可能因此而落伍。

因此便與一些師長及昭慧法師商量：台灣目前開辦居士學佛的機會已經很多，無須再濟熱鬧。而一般研究教育又常標榜要具備世俗的某一學歷以上。世間的高學歷並非代表對佛法有認識、心得或基礎，故我們選擇了現今佛教界還沒有人做，而又亟需要做的：即以僧眾教育為主，為一些有佛學基礎的僧眾，提供一個能兼顧常住又能進修的環境，如同在職進修的機會。幾年授課當中體會，真正的學術人才難得，但在佛學黨習及修學上卻極有助益，至少思想、行為都不會大離譜。幾年前在台南長老教

會，有一位牧師有感而發地表示，今後須提昇牧師的水準，及在經學、神學上的研究，因為派至各地佈教的牧師接觸的群眾，很多是經過專業思想、邏輯訓練；如何將自己的信仰教育，透過精確反省及訓練表達出來，就落在僧眾的肩！故我們的研究部教育是以此為出發點。當然在座有在家眾，但是資源有限，而且援引僧眾以本身有出家的意願為主，這是研究部成立的目標及用心。

當因緣未成熟時，我們常慨嘆著知識可接近及教導，但兩三年辦學下來，才發現障礙自己的，是自己的障緣，而非外在的因緣。很多學生於求學道上，中途陣亡。何以故？這是內心想煩惱而逃避。不管學院及僧眾的護持，或當初之發心及對學院的承諾，今天想唸了就來，明天不想唸了就不來，究其原因可能隱約感覺到——是自己的障緣。善緣不易開，開了就要自己把握。

對學院承諾的是研究部及推廣部的老師們：

昭慧法師- 以其關懷社會的成就，值得在經教及修學上請益。他在佛學研究的成績上有目共睹！但為何要在弘誓教？並不是一定要賣弘誓這個面子，而是有學生要讀，他就教。

悟殷法師- 在佛教史、印度史及中國佛教史上過很大的功夫，其講義資料更是嘔心瀝血準備出來的。

清德法師是第一次到弘誓上課，亦非常用心。

許老師則是樂於熱心，只要有一個人想學，他就出力。

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每一位老師都進步，都盡心盡力地教授；但最後，學生卻是有太多的藉口，一個個進度落後。所以世間成就的不多，實在是合理的。

目前佛教界僧眾問題多，其實是一種障緣——自己給自己太多的藉口。當然在座的舊生中能繼續的吃下去，真是頂天立地！因為過去常住護持他三年唸佛學院，現在仍能一個月有三、四天唸佛研究部，這是要當常住師兄弟的表率，做的只會比別人多而不會比別人少！空餘之時仍努力唸書，如此才堪為道器！

昨日與昭慧法師及繼如法師晤談，認為有這麼悉心殷切的老師，並不要求有很多人——之盛持，及風光的場面，只希望學生能將他一生研究的心血認真的學習，他就肯傾囊相授。希望大家能咬緊牙根學習，學院並不取你世間的學歷，而見你的「學力」——真的能撐過得去。佛法上要求我們做大丈夫，這並非在世間有多大的成就，而是在身心上堪忍。二十歲時可隨便地決定、後悔，但直至三四十歲還在隨便決定及後悔，這樣的人，一生將充滿了挫折感。若而因此耽誤他人課業的速度，或影響老師的教學情緒，那就更不該了。

像悟殷法師為了班上同學作業無法如期交出，親自幫同學整理講義，令人

看了又歡喜又慚愧，喜的是學院得如此良師，然而更替同學慚愧，不知如何是好。最後老師是得受用，但會將老師教學的情緒拉低，當然老師在佛法上的成就是經過堅苦的考驗，並不因你們的衰弱與退縮而有何打擊，但學生呢？自己降低學習情緒，更可能降低學習效果。

我希望能有人在法義上用功，弘誓不好按，我們的學位是自己承認自己的，並不需要世間其他機構的認可。很多人都於心外求法，認為世間的學歷多了不起，佛法有無程度是要自己莊嚴自己，自己承認自己。弘誓的學歷不好拿，同學要努力用功，學院亦會請真正實學的老師教導大家。

阿舍：「自作孽，成就差」——自己的修學自己明瞭，毋須求證於人。求學亦是如此，並不是要證書來說明，而是能夠自己承認自己！觀諸教界，這樣的學術道路很少人走，但幾位老師樂此不疲，然而同學是否能以同樣的心態自尊自重呢？同學願意者，我們給你機會，若不願意者，就不要耽誤彼此的時間。

同學能夠來此，是許多人的心力供養，我們不希望還未培福之前，你就在折福報了。

簡單的致詞，學院能開辦緣於許多人的支持，希望同學自重自尊，好好努力！



◆研究部第三期同學典禮



首度法師致詞：

諸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從民國七十三年起開始弘法，至今已十一年。年初到新加坡演講，來接機的學生談到，已開始在各地弘法，驚喜之餘問起，為何要出來弘法？他們說是受到我的影響。因為我在課堂上一直希望他們不要聽傳統那套「四十歲再弘法」，如果不長進的話，到四十歲已被磨滅的差不多了。我常說：「在學中用，在用中學，在講中體會。講的比看的有受用，寫的比講的有受用」。這些真的是講到他們心坎裡了。

這些真的是我教學生涯中最寶貴的禮物，當然他們只能從事基礎佛學的弘法，對於更深一層的研究教育，也只有留待弘誓學院的教師。向來教學不喜歡從事群眾活動，若看到諸位能為佛教所用，為眾生所用就滿心歡喜了。

各位可看出，傳統僧教育似乎有很大的缺點，可能是中國父權思想濃厚，教育出來的都只是奴才而非人才。所謂奴才就是等著聽老師怎麼說，他就怎麼做，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即使是有也不敢表達，怕被指責為高我慢。愛出風頭，這真是殘忍的教育。我常聽一些老前輩說，為什麼佛學院辦了幾十年，從大陸到台灣，都不見有什麼人才？我想人才不是沒有，該是教育思想有關。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對僧教育沒什麼興致。縱使在課堂上理解到威權教育的不當，要以民主開放的心胸對待後學平輩，但是中國一貫上中下游平時生活教育太過貫徹，導致同學在思考行為言語，產生慣性的反射。等到他為人師長成為既得利益者，仍使用以前的那一套對付學生，所以課堂上的教育是有缺的，畢竟那只是經師而非人師。

所以當有些同學從傳統佛學院畢業後，想更進一步深修時，又燃起我一點的希望，看看是不是能夠由上中下游一貫地，不但在課堂如此，平常生活中學團也是如此。這樣的學團一開始是以雙林寺為主，後來藉助普濟寺。普濟寺的推廣教育亦有僧眾學習，他們大都是失學或是無法唸佛學院，或唸完佛學院而無法再進修者。

其實僧教育是要根本的，否則就沒有好的師資作推廣教育，所以僧教育的經營是重要的。但儘量辦目前台灣所沒有的僧教育——即對象為有佛學基礎但無法進修的僧眾。

弘誓學院辦學以來，堪可告慰者，是不隸屬於任何一個特定的寺院，而屬於全體佛教的。所以中秋節晚會，聽到有一位同學說：「生為弘誓人，死為弘誓魂」，我就糾正他，不可有這種觀念，只要存念法界眾生，不要只是想到我是某某人，大道無量無邊，惟今只剩「某某」二字，沒有法界眾生，今天佛教有很多痛苦，都是從此而生。

我們也可以看到現今有很多寺院各據門戶，能夠為佛教眾生做事的並不多，也不希望看到弘誓變成「山頭」，還是希望繼續作教育，為「他人作嫁衣裳」，為各個寺院教育子弟，希望他們體念常住，回去灌輸清流！

弘誓學院與其他學院不一樣，自有其特色，我們的師資亦不可輕忽！

像許祥主老師教國文，其實有他的方法，而且非常熱心。只要你有興趣，他一定會教。許老師目前從事佛典翻譯工作，還撥冗來教我們這些小兵丁，如果不用功就耽誤了他歷史性的工作。況且國文對閱讀方面可說是開了一扇窗戶呢！

悟殷法師在佛教史上是下過很大功夫的，論文頗得好評，他的佛教史教材已直

接來自原始經律論，而不是二手資料了。

性廣法師教法活潑，他的推廣教育「阿含經」亦十分叫座。

清德法師在此學期擔任「妙雲集」助理教師，亦早就準備教材，聽說本次選妙雲集的很多，屆時應可分享寶貴的法喜！

另有已卸任的海青法師，已在廣播電台弘法，她亦打電話表示，「弘法組」可至電台實習。

諸多師長之殷切關心及用心教導，希望同學不要辜負他們的苦心，莫像項羽「學書不成，學劍亦不成」而變為「學術不成，弘法亦不成」了！大家要對自己抱著責任心。

弘誓的研究課程，不但是師資好，且課程安排亦經過一番苦心。跟一般研究教育一樣，語文課程有八個學分。目前佛教研究所之弊病在於，雖然大學生多，但佛學基礎不夠，若花在語文練習的時間過多，出來任教又會有義理障礙。故我個人的研究經驗上，感覺到漢譯的經律論讓我有堅固的基礎。印順導師如此教我，我亦如此教你們。所以學院非常重視漢譯佛典的導讀。後來才有許老師為我在語文上開了一扇窗子，自己得到如此的法喜，所以課程的設計上，要大家在這樣的學園中，或三年或四、五年，能有紮實的經律論基礎。

同學不可有錯誤的期待，若我要你們準備十卷「瑜伽師地論」，一定是要唸完才可來報到，心中也不可有上課只聽老師授課，心生法喜的念頭，否則又回到傳統佛教教學方法中。我立於輔助的位置上，先讓同學了解來龍去脈，同學有問題馬上提出討論。學問是自己的，要自己去爭取！

「妙雲集」在一般佛研所只被看為「一家之言」，許多學生寫作時，也只是片段的引用，而對導師其他著作，未深入的探討，謙卑地研讀，所以對整體佛法某根不夠，研究專題定位不清，研讀經律論時，體驗亦不深。

師長用心良苦，希望同學不要辜負。所謂不要辜負，並不是要同學回饋報答什麼，只要能回饋給佛教、法界眾生，也不用回饋給弘誓，這樣我們就感到十分歡喜了。

今天大家有此因緣，應感謝很多人，如善濟寺的信眾，而此亦因性廣法師的用心才有此機緣。

最後以一則小小的感言送給大家，早年印順導師用心於學園，創辦「福嚴精舍」以栽培學僧，又建「慧日講堂」讓學眾有機會學以致用，為信眾開課。大家可想像他對福嚴有著多大的期待，然而「依法不依人」的少。許多人都帶著印順導師，而來護持精舍，可見他花了許多時間在非學術的事務方面。而學僧呢？要來就來，不來就瀟灑地離開。最後福嚴精舍沒落了。似乎人的成長不容易，而在他的成長中亦傷透師長的心。我希望大家不要太為自己著想，多多為法界眾生著想，越為自己著想，路就越走越窄，越為法界眾生著想，路反而越走越寬。這句話聽來似乎很空洞，不過在教界看到許多精打細算的人，越算越窮，福報都從他手中算走了。在此和大家分享，免得大家在求學過程中不知不學，滋長我慢，修慧不知修身，甚至修慧都談不上。當初導師將學園取名福嚴，就是希望同學不僅要修慧，更要修福。現在這個學園取名「弘誓」，希望大家發廣大心，護念眾生。就此跟大家互勵共勉！



「大我」與「無我」



中秋夜，一群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的學員來聚；一位學員說：「生為弘誓人，死為弘誓魂。」我當下糾正道：「希望大家不要在意自己是『某某人』，而只存念『法界眾生』。以免到頭來只看得到『某某』，卻看不到全體佛教；縱膺一家一業，視做如來家業的全部。」

所以我常告訴學僧：來此學園，如果因契機而自覺得到法益，也不要對學園「入主出奴」的優越感。對某一團體的自我優越感，常伴隨的是卑劣的內聚力，由此而令團體外的人產生受排斥的感覺；有向心力，另一股離心力也必然隨之而起。這都仍在「由小我擴而為大我」的「我所愛」中打轉，其虛幻的道德感與使命感，使身處其中的人，比純粹「自私自利」的人更難覺察到「我執」的束縛，也更不容易心虛。因為「自私自利」猶會受到社會性譴責，從而產生負性增強的制約效果，而「完成大我」的表現卻常是受到社會性贊歎，從而產生正性增強的制約效果；由於外在的贊許增強了內在的信心，所以要有很強的自覺能力，才會覺察到：為了「完成大我」，既然不惜「犧牲小我」，愛莫大於自己，連最愛的自己生命都肯拋捨，別人，特別是「大我之外的族類」

，又有什麼不能拋捨的道理？「完成大我」之所以不如「無我」，就在於犧牲「大我之外的族類」時往往充滿道德感而沒有罪惡感的倫理危機。

當然，這種想法註定是要走孤寂的路；因為「有情」就是「有情」，以情相牽，這是不學而能，學而益精的；對某人或某團體的歸屬感，遠比「存念法界有情」更快看得到它的效果。此所以佛弟子雖人數眾多，但「依法不依人」者恆佔少數。

然而一旦以情相牽，欲難免為情所苦，「因地不真，果遭迂曲」！此所以許多大德身邊纏著一群情感、利益或權力擺不平的眷屬，彼此互相試探，互相排擠，愛恨情仇，由此滋生！看來不依法而依人，所招感來的內聚力，不但不利於人，甚亦不利自己。

「莫謂僧家滋味淡，道情不比俗情濃。」要能超越大我，先得練就忍受孤寂的能耐；孤寂或不利用於鴻圖大業的推展，但也強過因地不真時，情物愛纏所招感來的深重共業！

—轉載自 84 年 8 月 26 日 自主晚報



當佛陀遇到摩西？

從陳履安參政看政治和宗教的效應

節目：全民電台黃昏評論

時間：84年8月22日

主持：鍾維達先生

來賓：昭慧法師



播弄·整理

主持人：陳履安無預警地突然宣佈參選總統，成爲時下大家最熱中議論的話題。由於陳履安爲虔誠佛家弟子，和李登輝明顯的基督徒標誌，遂將這場世紀之戰，有意無意地指向宗教之爭。今天我們將在電話中訪問昭慧法師，爲各位聽衆解析這個現象。首先請教昭慧法師，這兩位候選人的宗教信仰，會不會反映在選票上？

昭慧法師：根據報載，支持李登輝連任的民意有 32%，這些人可能都是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徒嗎？要知道，台灣所有基督的總人口比例，也只有 3.5% 啊。

主持人：這麼說，宗教的影響力並不如大家所想像之大。

昭慧法師：選舉國家的領導者，選民的考慮是多面的，絕不只考慮他的信仰問題。但是護主心切的學者，或者社會輿論，故意將話題導向宗教對立的話，我覺得很不幸，很可能是幫陳履安的倒忙。

主持人：本來陳履安的佛教味道還沒那麼濃，好像愈請愈濃了呢！

昭慧法師：愈請也會愈激起佛教徒同仇敵愾的心，就像聖海源教授竟然可以說成：「宗教干預政治、破壞社會融和、失去民主精神的真諦」。那麼請問，李登輝、彭明敏出來，不講這話，陳履安一出來就顯出這話，那不擺明的打壓佛教、歧視佛教嗎？

主持人：台灣的佛教徒雖然衆多，但在影響力上，好像基督徒的聲勢較大，宗教參與政治究竟好不好呢？

昭慧法師：民主國家民主政策的形成，本來就是多方角力。比如我們在立法院爭取某一件法案成立時，那裡面便有很多複雜的生態，包括社運團體、官方單位、民間財團、草根性民衆等等各方勢力在角力，到最後努力去達到一個大家都不滿意，都勉強還能接受的平衡點，民主政治的運作，就是朝這個大方向在走，宗教也是諸多團體中的一員啊。

主持人：那您對宗教師出來助選，或者站台的看法如何？

昭慧法師：就個人經驗來說，我並不喜歡幫任何政治人物助選。但基於某種考慮；譬如：陳菊、施明德、葉菊蘭他們，確實爲人權奮鬥的人士，如果出來競選，我當然願意支持，他們當選對台灣較有希望，這個情況下我會站出來，

而不會考慮他是那個宗教的。

主持人：基本上會出來助選，一定是認爲自己支持的人比較好。您的結論是不是「宗教師可以參與政治，甚至站台助選」？

昭慧法師：本來憲法裡就沒這個限制，凡是滿二十歲的公民，即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利，在這個情況下，我有選舉權，我願意用我的影響力多拉幾個朋友，選我認爲好的那個人，這是很正常的。如果在台灣的每個公民都可以做，爲什麼也是公民的佛教徒不可以做呢？對此存疑的人，他的思考邏輯，真的是民主的思考，還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臭味，專門反宗教、壓制宗教的思考？如果是反宗教、壓制宗教的思考，那他根本就是專制政權的思考，因爲專制政權最怕的就是宗教的干預。

主持人：對啊，從人民的角度的話，每個宗教徒也是人民啊，當然可以發表意見。可不可能有這種情形？假如教派或者師父支持某一個人，就對信衆說我們投給誰，於是信衆的選擇就受到宗教的影響？

昭慧法師：我不覺得有多少人因爲師父一句話就可以操縱的。就上次省市議員選舉來看，某些佛教界支持的特定候選人，一樣也落選了，這些信衆並不見得不支持師父啊！我們不必誇大這部份的影響力，好像師父一個命令，大家全都都會一個動作。如果真這樣，我倒要懷疑台灣的民主是怎麼回事了。

主持人：那有人喜歡說，誰是政治和尚呢，誰是政治牧師呢，照您的說法，就不應該出現囉？

昭慧法師：我覺得每個人其實都是政治動物。有個現成的例子可以證明：前幾天我閱讀清大張維安教授的一篇文章，有關新竹慈濟功德會資源回收的調查報告。他在田野調查時，拜訪某一位慈濟會友，問他爲什麼參加環保資源回收的運動，順便問到，如果是社運團體爲了環保而抗爭，你願不願意參加？他們就擺明了說，師父說不可以，不可以示威，不可以靜坐。你看！這的確很不政治吧？

主持人：哈哈！很不政治，也很政治。

昭慧法師：然後張教授又問他說，假使你家旁邊就有工廠在排放污水，你會不會出去抗爭，他說，如果這樣，可能的話，我會考慮罷家。這是什麼話呀！想想看，一位師父發出這樣的訊息，算健康嗎？這叫做不干預政治嗎？我們今天也不要因爲陳履安某種意識型態和我不一樣，對他有反感，就連帶罵宗教，如果你是一個反核者，一個環保運動者，聽了不會氣結嗎？你會不會認爲師父本來就不應該這樣藉教信徒的呀？你說他不政治，他其實比誰都政治呢！他是政治上的保守黨呢！

主持人：事實上，師父也有很多種就對了！從您剛剛透露的消息，除非跟自己切身相關的，師父怎麼講，他還是會聽的，這樣看來，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力，還是滿大的哦。

昭慧法師：目前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力，或是延伸來講，在台灣的影響力，都是讓社會認爲，我們應該很超然，很中立，完全不管世事的，才叫做佛教。那根本

是完全的扭曲！如果這就叫影響力，也是對世間沒有一點意義的影響力！我們應該肯定，「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六祖壇經不這麼講嗎？什麼拋棄紅塵啊？逃塵避世啊？簡直胡扯！我們每個人都踩在這塊土地上，再什麼要講這些不著邊際的高調呢？現在是說，我們要怎麼做，才比較正確，如果說各宗教的每一位宗教師，都能站在自己的教義上來領受，來關懷這個社會，你說他有沒有立場？他當然有立場！

主持人：您的說法，我非常贊成。不過我覺得，宗教界的想法，其實滿混淆的。要站出來，乾脆站出來，也是一個方法。但有時站出來又要說，不太喜歡站出來，我們參與，但不要太積極，也不要影響選舉，這種觀念的確讓人混淆不清。

昭慧法師：這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嗎？事實上，每個人都是政治動物嘛！

主持人：今天有一位朋友講到，「關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競爭的漩渦，不為任何政黨或候選人助選」。對這種說法，您有什麼評論沒有？

昭慧法師：你要先想想看，我的動機是出於什麼？我是關心競選之中誰贏誰輸嗎？那是一種心態啦！另外一種心態是說，我覺得哪一個人的政策對台灣人民比較有益，哪一個人平時的言行，對金權可能有抗拒的毅力，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坦蕩蕩的認同他呢？像我們關懷生命協會，為了促進動物保護，我們一定很明白的評鑑每一位候選人，哪些人曾經為動物保護法說話？哪些人為財團說話，是打壓動物保護法的。協會的立場，本來講明就是希望你支持那些關懷動物保護法的候選人啊！

主持人：信仰宗教的人談論政治，角度好像不太一樣，譬如陳履安參選，他說是要普度眾生啦，救人救世啦，用宗教性的看法來處理政治問題，您認為呢？

昭慧法師：唉，政治本來就不是充滿道德光環的東西，政治的運作，可以說是很醜惡的。

主持人：可是參與政治的宗教人士，好像表現得特別有光環，有時候出世入世，教衆生還是爭權位，真的讓人產生混淆。

昭慧法師：教衆生本來就要入世，不入世如何教衆生？所謂出世，不是出離世間，不是逃塵避世，他是超越世間耶！就是說已經沒有名利競爭之心，回過頭來願意面對衆生，救助他的苦難，這才叫出世。這點是台灣社會對佛教很深的誤解，以為你一信佛就應該要遠離世事了。絕非如此！佛者是覺者，他是一個智者，他就是因為勘透世間的悲歡離合，於是他願意在這個找到一個出路，絕非離開人世間的。所以我不覺得出世入世有什麼混淆。一個人如果還懷著有名有利的心，要投入選舉的話，其實社會不多一個總統候選人嘛。凡台灣40歲以上的公民都可以登記總統候選人，不差一個嘛！不管陳履安也好，或其他人，他要用這樣的宗教語言來談他的理念，當然可能會讓一些社會上已經很厭煩我傾軋的選民覺得，起碼找到一個新的選擇對象吧！

主持人：但是在一般佛教徒裡面，離世或自修的觀念，還是滿普遍的。而在歷史上

的基督教徒一直是很政治的，這兩個宗教有很大的差異度。所以顯現出來的是，即使是少數的基督徒，還是可以在政治上發揮很大的力量，而佛教徒自身，卻一直在離世入世或者政治和非政治間發生混亂。

昭慧法師：基督教在西方是因為有政治和宗教互動的傳統，在中世紀幾乎都是政教合一的，甚至教權還凌駕政權的，後來基於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後，他才慢慢釋出他的權力，所以他們一直跟政治保持緊密的互動關係。反觀在亞洲地區生根的佛教，佛教既然會生根在亞洲，必然就會受到亞洲文化的制約，尤其東亞地區的中國，是一個文權體制的社會，他又把政治放在最高位，你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直下去以後，一定要兼善天下的，所以在這個體制下，政治自然把宗教歸屬於之下的一個部份，向來對宗教都採取監視、操縱、或者放逐的立場，就是為了保持政權的純粹性。他們也很清楚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社會，除了政權撼動人心，第二個就是宗教。所以他們也很怕宗教結合宗教的力量，動搖政權。因此他們一直給宗教灌輸的意識，就是要宗教最好遠離塵世，最好躲到山林裡去，不要在人間。明清時代的中國歷史，就很明顯的不准僧尼在山林以外的地區，不能隨便接近市井小民，這完全違背原來在印度的佛寺傳統。佛寺傳統僧尼是托鉢的，任何時候都很草根性的，接觸人民聆聽人民聲音的。當然在專制體制下，他們能做的不多，最起碼他不是隔絕人民而所謂逃塵避世的。所以整個中國文化制約下來的佛教，其實已經把社會人士或是佛教徒灌輸成同樣的想法。今天我看到那些罵陳履安的就想笑，他們用的都是當年罵我的同樣的辭令。

主持人：宗教界大家對陳履安的意見，好像也很參差，譬如談到大乘或是入世的觀念……

昭慧法師：倒不是這樣，你看南傳的泰國、印度、錫蘭、緬甸，雖屬小乘他們很入世的。那裡像中國佛教或台灣佛教所想像的，佛教徒是吃菜的人，吃菜人不可以管事，要不然拜佛相就是拜假的。李登輝的表決部隊信口雌黃。你說秦王蒲美蓮不是佛教徒嗎？錫蘭總統不是佛教徒嗎？阿育王不是佛教徒嗎？他曾經或置整個印度呢！

主持人：到底能從大乘小乘講成這個樣子？

昭慧法師：是呀！不要亂定位嘛！不要以為佛教徒就應該不問不問。佛陀當時在印度到處遊化，各國國王不是都請他擔任教化的工作？

主持人：基本上您的看法，認為信宗教的人，積極參政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昭慧法師：本來他就是兩個範疇的東西，有交集可是不會完全重疊。所以他們最好不要把這次總統選舉當作什麼「佛陀遇到摩西」，講這話的人，將來要對台灣歷史負責任！這本是很單純的事，各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裡面可能都有幾個人，對政治有某種熱忱或者興趣，不管為了威權或普度眾生，總之動機只有他自己知道。這些人很單純的，他們都是台灣境內的公民，都具足總統候選人的資格，他們可能有某些宗教信仰，但這並不是選民選舉他

的唯一因素。他們硬要套上佛陀去對上摩西的話，那對陳履安絕對是利多而不是利空。就像許信良的支持者說，咱客家人要支持客家人，我跟你說，那對許信良絕對是利空不是利多。今天那些護主心切的李登輝部隊，那些學者最好想想看，須不須要這樣講下去？

主持人：當然我們不希望如此。不過從佛陀、摩西這個概念來看，好像有兩個層次，第一個，現在這個社會好像須要摩西，須要佛陀，社會這麼亂，連陳履安也在講，這個亂世他要站出來，看起來好像人民須要佛陀、須要摩西，不管是哪一個。第二點，現在台灣的戰爭，一喊就是佛陀對摩西、本省人對外省人，好像族群情緒總會出現，大家都說最好不要，但這東西又常常隱含其間，一直在運作，您看要怎麼辦呢？

昭慧法師：首先我們要了解清楚，佛陀並未說過「我是你們的教主，我出世以後，你們就可以太平無事，你們接受我的恩典就可以如此贖罪」。佛教的教義不是這樣的。

主持人：那是師父講的，但是信徒好像都以爲佛陀可以救世。

昭慧法師：佛陀什麼時候說過，只要我一聲令下，全天下就可得到解救？他只告訴我們，他解脫是用什麼方法，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得到解脫，他只是老師在開導我們，佛陀沒有說過要帶我們出埃及，他不是我們的彌塞亞嗎！

主持人：是。在教義裡，佛陀只是一個覺悟者而已，他只是給你一個啓發，其他你要自己想辦法。

昭慧法師：佛陀告訴你，只要你能夠不貪不瞋不痴，心裡保持澄淨，當然可以得到你的福樂，或者更進一步，超越生命的苦難。這是他教，那我們要不要做，完全選擇之在己。所以你說菩薩度衆生，他有這個願，不捨衆生，至於衆生有沒有這樣的程度去修行到不貪不瞋不痴，那還很難說。不然地藏菩薩發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照樣還是有地獄衆生。我們不能因此而莽然地藏菩薩，最起碼也就是不忍衆生苦，願意永遠陪伴他們，這與摩西根本是兩碼子事。那裡可能是地藏菩薩一聲令下，地獄衆生忽然間就全部不見了？然而地藏王菩薩，他永遠是地藏王菩薩。

主持人：很多人對這個社會沒有期望，感到無奈，就寄望神格化的人物，或著在衆生的人物出現，您的看法呢？

昭慧法師：民主政治希望的還是制度的健全，如果我們老是停留在人治的思想，期待有聖王賢君出世，這還是沒有突破中國傳統的政治意識型態。所以人民應該有更圓熟的智慧去判斷，那一個政治人物比較好一點？是不是他在那個位置上，制度可以保障得健全一點？如果某些一些黨派就是操縱裙帶、黑道漂白、財團掛勾，當然我們會希望有更好的，其他的，乾淨一點的候選人，不必爲了勝選而不擇手段。他如果能夠這樣做，就是普度衆生了，因爲他不會把大家綁成共犯。今天如果出現一位候選人，他絕對不買票，絕對不用操縱來動員，我們會很感謝，台灣終於出現了這個人。最起碼選民還有另外一個選擇的機會，不然我們會很煩得很啊！

主持人：您的期望值比台灣人民低呢，我想台灣人民期待得更高。

昭慧法師：用民主觀念，道德應該在這個水準，你不要加速去破壞人民的道德嘛。你認之以利，當然人民跟著你的利益跑啊。就像我們說不要踏雷，爲什麼年年都是兩黨當選的多？我們能夠怪人民嗎？當然也是幾流人民就產生幾流政府，可是無論如何，那個政府就人民的口味去勾引他犯罪，那樣政黨的候選人，你再多麼去神格化，多麼去包裝他，我覺得實非人民之福。

聽衆：法師您好，陳履安現在既然要參政，就是已脫離了純宗教的範疇，那麼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我們是不是就要用純政治的眼光來檢驗一位政治人物應該具備的才幹？也就是到明年三月大選前，我們要檢驗他，到底有沒有針對內政、外交、國家整體發展上，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而不是像這幾天空洞地說些我們要讓台灣人民安心啦，要照顧十二億大陸同胞啦這些口頭禪。

昭慧法師：非常贊同，所以我一直說不要打宗教牌。這次選舉不要把焦點放在「佛陀與摩西的戰爭」。

聽衆：如果某人是以宗教爲手段，遂行其政治目的，這是不是跟國民黨以黑金爲手段是同樣的意思？

昭慧法師：至於陳履安是怎樣的人，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繼續觀察他？很多動輒議論其實是無意義的。目前台灣的政客，那個人不是以宗教爲棋子？這可以說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別罷了。我反而覺得，站在我們宗教人士立場，要相當清楚，相當警備自己，要維持宗教主體意識，就是說不去支持特定的黨派、特定的意識型態，而完全站在宗教徒的自我反省去了解，哪一個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理念可能更適合我們的宗教精神。

聽衆：我覺得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比較好，我們專心念佛修行嘛，政治太黑暗了，何必介入呢？

昭慧法師：我很想潛心念佛呀！可是請教您，如果我的旁邊有工廠排放黑煙，空氣污染影響我快要得肺癌，我還能不能專心念佛？好，如果我專心念佛，也不想去看核四了，反核四這個議題很政治吶，到時要是核能電廠發生輻射外洩，我能念得安心嗎？假如我今天住的是輻射屋，整天受到輻射放射的恐懼，我眞的可能安心念佛嗎？所以每次反核大遊行，只要我在國內，我一定參加！

主持人：有一點很奇怪，陳履安高官也當得不少，經濟部、國防部、國科會，一直到監察院長，現在才忽然說要站出來，這句話好像給人以前沒有站出來的感覺。

昭慧法師：陳履安算是權貴子弟，到底什麼情況下能夠眞正了解民生疾苦，對他來講可說是一個極大考驗。其實道不同不相爲謀，像我們這樣草根性的人站出來，他未必能夠認同。至於爲什麼以前不站出來，現在站出來，我向來不跟權貴接觸，也無從得知。不過報紙上的資料，說是衛爾康事件給他滿大的刺激和反省。最起碼在更早的時候，我還看不出來，他對基層民衆的

脈動，有什麼深切的了解。不過佛法講無常，他自己的家世背景、文化慣性、跟他後來的歷練等等，都會不斷影響他去反思。

主持人：很多人講到佛陀，都會提到他的王子背景，在台灣好像也有這個現象。教育者如果來自高層貴族，好像特別會受肯定，基層草根反而不受重視，您也站在一個肯定眾生的立場，怎麼看這個問題？

昭慧法師：我們佛教本身倒沒有很強調，或許是社會人士才特別強調這點吧。依我們看，佛也不止釋迦牟尼佛啊，過去有無量眾生成佛，未來我們每個人也都可能成佛，每個人出生背景那裡相同呢？所以這並不是強調的重點。倒是說為什麼台灣人對高學歷、高地位的人另眼相待，這或許是文化或人性的問題，不然彭明敏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光環呢？當初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也不止他一個人啊。

昭慧法師：明年的總統選舉，對台灣的命運前途來說是很要緊的，外有強敵壓境，內部人民不和，一部份人說是中國人，一部份人說是台灣人。明年總統選舉，不管怎麼說，也算是民意的浮現，起碼它代表了政治意識型態的多數。如果大家一味停留在他到底是基督徒還是佛教徒，那絕非台灣人民之福，希望這些人開口對準焦點，不要射向佛教來，射向佛教，到時我也不會客氣的！

主持人：無論贊成或反對的一方，其實都有一定的立場，台灣人的思考模式，容易將立場隨便擴大，尤其與功利有關的，擴大後就模糊焦點了。希望我們彼此透過理性的討論、分析和批判，敵人或許也有值得學習的長處，朋友或許也有必要改進的缺點，經由雙方誠意的互動，積極參與台灣的政治、社會，我想這才是一條正確的路。

從生活體驗營 體驗生活

／何倩華／

基金會舉辦的戶外教學活動，大多偏向自然科學的知性之旅。去年底董監事會議上，好幾位教授不約而同地建議，新年度的計畫，應該加強人文方面的推廣。環境教育的範疇，不僅止於我們生存的自然空間，心靈情意的認知和覺醒，在化導的功能上，更為重要。

於是在一日遊的部份，我規畫了一系列以關懷鄉土為主題的淡水史蹟之旅、鶯歌陶甕之旅、九份山城之旅、草嶺古道之旅，更且以學佛課程為主，在連續假期中，開辦了「生活體驗營」。

憑著基金會的金字招牌，一日遊向來叫好叫座，報名者總是爭先恐後。但是首次嘗試的生活體驗營，就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了。將此心願奉告昭法師、廣師父，得到相當鼓勵，於焉信心大增。緊接著便積極展開探勘道場、禮聘法師和課程設計的籌備工

作。

為免小朋友及家長先人為主，排斥宗教意味太濃的營隊，課程規畫必須多元搭配。心中已屬臺南投縣的名山秀水，此處尤有許多著名的寺院道場，對吸引兒童極為熱心，腦中的踏勘行程於是有了初稿。

帶著活動企劃書，開著我的小戰車，按著地圖，一路向台灣的中心點駛去。一個禮拜的寺院巡禮，老大（基金會董事長）說他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進過這麼多道場、跟這麼多法師說話、吃素食、合掌……感謝慈光禪寺住持體雲法師，熱忱提供一切資源，常住作息全部配合營隊，三天兩夜的行程，終於在不斷修改討論之中定案了。

首日中午營隊在奉天用餐，講解營規後，直赴水里慈光禪寺，展開兩天的學佛課程。第三天做完早課告假，轉向全台灣最美麗的台16號公路出發，從民間鄉到集集鎮的4.5公里間，行道兩旁栽種有過動的老樟樹，枝椏環拱，綠蔭蔽天，夏季裡行經此處，蟬鳴悠揚，綠葉飄香，尤令人心曠神怡。這就是極負盛名的「綠色隧道」。

從這兒往下望，可以見到號稱台灣第一大河的濁水溪，現今已是河床枯竭，砂石暴露，鋼鐵水流無力地爬著。此時適可講解一些水資源和水土保持的生態保育課程。綠色隧道沿途，有一段平行的火車支線小鐵軌，它是集集鎮早年風發繁榮的見證。時間碰巧的話，一睹小火車滿載觀光客，車上車下熱情揮手的畫面，那種大地兒女的原始風貌，真的會讓人動容！

一路欣賞公路美景，大約40分鐘抵達聚果園，這裡栽有豐富的經濟作物，央請園主廖爺爺來一場景鄉土、最道地的田園教學，然後讓小朋友在菜園、竹林、芭樂叢、檳榔田裡盡情奔馳。應時水果現採現吃，在歡喜受施的當下，機會教育，引導大家一同省思大地對人類的厚賜。

以佛學結合田園採果、環境生態，將人與大地、人與眾人、人與自己的因緣關係，融合在生活情境中，冀此培養孩子們的人文素養，啟發感恩心，進而付出關懷和行動力。

在教學過程中，小朋友才是真正學習的主角



小朋友聚精會神地聽法師講法論



進雲師父教導小朋友



地道小潭示範「行如風」



如教家珍接力比賽，小朋友競相寫下所學的名相

學校填鴨式的教育方法，一向是老師一鼓腦地強迫灌輸，從來不管學生受不受用。佛法是教導我們生活的學問，豈能再草率沿用這種脫節的模式？

孩子的天性喜歡遊戲，玩耍是最快樂的。將學習目標轉化為有趣的遊戲，期待他們在輕鬆愉快的心情下，自然而主動地接受知識。基於此，結緣的「佛學常識」暗藏在趣味配對的機關裡；「四大威儀」人人要示範表演；「羅漢舞」配上黃飛鴻音樂，媲美少林五形拳；「摺紙蓮花」將巧手藝連同清淨心一起供奉；「赤腳行禪」的途中，還須要同心協力合闖四關；「環保小劇場」模仿演出與我們共處世間的生命共同體……一個人閉門造車，難維孤陋，卻也充

▲慈英師父操芭樂不落人後



滿自我實現的欣慰。

許多禪院道場主辦的學佛營隊，並不專門針對兒童心理去特別設計，就佛聽說小朋友受不住長時間的嚴謹靜坐，哭著打電話要爸媽來接；或是法師逼著吃光飯菜而派酒齋堂，直說再也不參加了。學佛真苦，太可怕了。僵化的指引方式，若真的敷衍，甚至阻絕了孩子的學佛緣線，不知道這算不算毀人慧命呢？

釋宗祖師最擅長活潑的教學方法，食衣住行無一不是開悟題材，因此將佛法經義生活化、簡單化——團體生活中，訓練孩子彼此尊重，是謙讓、是不執著；自己盛多少飯菜要吃光，是惜福、是感恩；三步一拜朝山，是謙虛、是降伏傲慢的心；遊戲三昧的精神，是直心、是平常心……法師在課前先開示，課後讓孩子們寫下心靈筆記，讓他們自動發現，佛性原來就存在自己的內心，繼而對學佛有興趣、有信心。課程設計要有創意，實在絞盡腦汁呢！

當初學佛，是從閱讀、聽講中尋得了驚喜，親近弘誓以後，廣結更多善緣，和同修的師父、師兄、師姊們相處十分投契。值此重要關頭，親愛的弘誓道侶，理所當然都成為我最仰慕的顧問群了。

再三的誠懇禮請，這雲師父、圓松師父、釋緣師父、道成師父、自真師父、慧



▲破曉大地如此親近
竹林行禪，都市小朋友頭一回奇蹟
小磨裏視境人生存環境
朋友在，除了如何
為家步過中尋力染
工更且，



英師父，終於玉成，慷慨允允，肩挑起授課法師的重任。侯班長更是毅然放下生計，全程指導佛門儀規。佛法從恭敬中求，大殿行儀非尋中規中矩，只好委由她掛黑臉了。小朋友一聽到「大哥大大」，沒有不屏氣凝神的。月君（任職法界出版社）和我八年師生情誼，這孩子心思靈巧，處事俐落，應對有禮，當然是「點名」召集，界以活動長大任。藉枝師姊禮冗來敬義工媽媽，生活風順。行堂醫護，還要應快班長號令，示範各種動作要領，真是菩薩難為！

結營時，對小朋友做了問卷調查，輔導員大哥哥、大姊姊也必須再和家長聯絡，回報孩子們在營隊生活的學習表現，並且聽取意見。住評雖然給予肯定，但我仍冀望有更多的磨練去精益求精。

企劃伊始，以至活動圓滿，這一段不算短的歷程裡，滿心充溢的是「感恩再感恩」。授課法師全程隨行，不假路途艱難遙遠，為法忘軀衷心感戴。師兄師姊情深義重，沒有他們的奧援，我的華獨木難支。慈光禪寺住持體慧法師，當家慧根法師暫停外務，全力照顧營隊，無微不至；常住師父們不嫌棄活潑的孩子打擾清修，慈悲親切；幾位三寶恩德，盡此一報身也難償一二啊。

上安村民純樸無忱，護持大眾，銘感五內。不曾相識的新竹鎮粵新居士，從報上獲知營隊消息後，立時致贈二百本印順導師著的佛學課本與小朋友結緣。六年前個誠聖法老和尚所著「世界真奇妙」，初識佛法，開啓我渾沌的心靈。恩師著作等身，早先住持花蓮慈惠寺，這兩年留在木槽慈光寺的時間居多。生日那天特地禮謝老和尚，恩師隨即從圖書室借出三百本「百喻故事」，並一再囑我好好帶隊。眾緣和合終至成就了三百多位小朋友學佛的善緣。

生活體驗營終於告一段落了，作結案報告時，得空重溫一遍活動相片，霎時眼前又浮現孩子們蹲在身邊，搶背心經的光景……啊，孩子，果能好好照料這顆菩提種子，大姊大大再累也心甘情願！



◆釋緣師父擔任測量專家的關主



◆溫馨感人的無盡燈之夜



◆出發朝山前，大哥大大和江媽媽示範動作要領



◆我們真正要耕的，其實是自己心中的煩惱山

如果聽法是一種理想

黃春敏

暑期最後一次的班會中，幹部與同學意見交流時，有感於本期同學對班務的冷漠、對學院非教務活動的疑惑，一時性急，直言說出內心的想法。未料氣氛一下子凝重起來。當時若有措辭不當，在此誠心懺悔。新學期伊始，如果大家仍然舊緣相續，請同學們再次包容我的肺腑之言。

就世俗法而言，一般人對一個非屬自己所有的場所會關心愛護，應該是基於一份認同。如今出現的冷漠現象，會讓人以為，是不是學員不認同學院了呢？還是畫清界線，「單純聽法，不聞世事」？如果學生可以「單純聽法，不聞世事」，那麼師長是否也可以單純說法，不管疾苦？世尊面對八苦，體悟緣起，深知這是眾生離苦得樂的不二法門，諄諄說法四十九年，絕非只是演說家而已，乃發自深心的大悲和不忍，為度眾生到彼岸。今日法師們說法不倦，亦是按著菩薩腳步，緣苦眾生。

學院向來沒有固定的教室，記得第二期從善寺遷往民衆活動中心上課，還遭到當地居民的抗議。而後租借台大校友會館，隨即面臨龐大的經費壓力。輾轉艱辛中，我們的信願始終堅定。此刻見到同舟共濟、護法心切的學員，心中尤有無比的感動。

校友會館上課的第一天，院長廣師父第一句便說：「儘管外在環境改變，但我們的理想並沒有改變！」此言猶如強心劑奮奮我心。第三期的學員是幸福的，善濟寺講堂舒適安定。但是同學們卻是冷漠地匆匆來去。回想當時院長在校友會館的話語，不禁汗顏。法師們為弘揚正法的理念堅守崗位，學員們！你我可有這份理想啊？一份追求正法的熱情，一份護持正法的恆心？

院長從來不視學員為個人資產，反之，他總希望將來學員到任何道場，皆能領受護法。這樣宏大的胸襟令人感佩，也正是這麼多著學員矢志護持的主因。

學佛以來，深感人身難得佛法難聞。發願無論隨業流轉何處，皆能聽聞佛法。而今能在安定的善濟寺講堂專心聽法，不是過來人，真不容易領會我們心中的感懷啊！

首座法師的開示，也讓我覺醒到，如果學佛僅落得一付能辯模樣，卻不知從生活中老實修行，甚至無一點惡念之心，如此真是一切枉然！

教師節即將到來，在此敬向諸位授課法師致謝。同時亦應匍匐座下，見一見那顛辛走來的雙足，發奮愧心！



院務紀要

- 84.08.24 學院禮聘維加法師教授禪修課程。
- 84.09.01 首座法師及院長應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之邀，前往馬來西亞展開六天的佛學講座。
- 84.09.06 下午八點，二位法師圓滿結束大馬佛學講座後返台。
- 84.09.07 研究部全體學員陪同維加法師至鹿谷向印順導師禮座。
- 84.09.08 新舊幹部交接會議，恰逢中秋佳節，幹部群代表學院，以賞月晚會向首座法師、院長及研究部法師們賀節。
- 84.09.10 上午十點學院教師與研究生共計二十九位，參與禪修課程。八十四學年度研究部完成選課手續。
- 84.09.13 八十四學年度邁階班開課，阿舍導師講下週上課。
- 84.09.15 基礎班開課。
- 84.09.16 上午十一點，本次禪修出堂，參與者皆感獲益良多、法喜充滿。
- 84.09.17 福德社區社服活動。
- 84.09.18 八十四學年度研究部第三期開學典禮暨新生訓練，各授課法師介紹課程內容，並期許本學期研究生更加努力用功。下午妙雲集第一次上課。
- 84.09.19 研究部中國佛教史第一次上課
- 84.09.20 研究部日文、梵文第一次上課
- 84.09.21 研究部瑜珈師地論第一次上課
- 84.09.27 邁階班舉行第一次班會及新舊幹部交接，本年度幹部名單：班長謝美英、副班長謝政志、學務傅文珠、服務柯勝輝
- 84.09.28 邁階班學員楊自生依止維加法師披剃出家，法號空林，法門再增龍象。
- 84.09.29 基礎班舉行第一次班會及新舊幹部交接，本年度幹部名單：班長楊麗珍、副班長王衣成、學務林秀琴、服務李芳桂
- 84.09.29 維加法師連續三天，於善濟寺講堂，與信眾說法結緣。
- 84.09.30 福德社區老人慶生會，七期於文康中心舉行。學院提供遊戲競賽，老人大展身手，妙趣橫生。



◆維加法師弘法開座

◆王智童會力一呵！21軟的一口氣，在趣時就答，贏得冠軍。

◆空林法師剃髮感觀，攝善善會法照笑。

保存檔案不外借



學院導師：印順導師
 發行人：性真法師
 編輯：佛教弘誓學院編輯組
 弘誓會館：台北市八德路3段199巷1
 弄12號
 電話：(02) 578-4742
 傳真：(02) 570-2440
 辦事處：台北市華陰街100號
 (普濟寺)
 電話：(02) 558-0130
 傳真：(02) 558-7047
 講堂：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29
 號3樓
 劃撥帳號：18269189
 戶名：弘誓通訊雜誌

中華郵政台北字第5072號執照登記(誌)文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廣發台(誌)字第11082號

弘誓通訊雙月刊

辦事處：台北市華陰街100號(普濟寺)

TEL: (02) 558-0130

淨啟

／正法以爲壽，淨慧以爲德，留月照秋空，隨風飛法華。／

國內郵資已付
 北區 局
 直轄第10支局
 許可證
 北台第10570號

雜誌